

天堂与地狱的走廊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诸神的争吵

东方：释迦牟尼的法界和孔子的村落

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造就的资本主义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辛旗 著

种族、宗教、政治、利益——永远解不开的连环套

新世纪来临之际的预言式思考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十五年前对「文明冲突」的开创性研究

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预言式解构



Dispute of Gods

破解历史谜局，探求人类和平的解决之道

ISBN 7-80142-720-3



9 787801 427205 >

ISBN 7-80142-720-3/Z • 375

定价: 24.00元



天堂与地狱的走廊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诸神的争吵

东方：释迦牟尼的法界和孔子的村落

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造就的资本主义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辛旗 著

种族、宗教、政治、利益——永远解不开的连环套

新世纪来临之际的预言式思考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引 言

从远古到如今，宗教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由于历史和人为的扭曲，人们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待宗教时，往往采取轻视或冷漠的态度。宗教是个严肃的课题，若与种族及国际利益联系起来，更为复杂，远非一般的评论所能涵盖。首先应分清宗教的本质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显现的宗教效应之间的区别。这句话听来太抽象，实际上是指要分开文化意义上的宗教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宗教。当代国际冲突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也有种族、历史、心理上的，宗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侧面。但是，当把这个侧面作为一个坐标点与所有的侧面相关联，体悟其特殊的整体效果时，人们会感到：人类和历史是那么多姿多彩，事物的本质不论从哪里入手去考察，又那么殊途同归。当一块石子投入静静的水面，立即泛起层层涟漪，围绕圆心展开波纹。如果再投入一块，新的涟漪和原来的不仅相互谐涉，而且形成新的组合。我尝试向人类以往历史与思维的水面抛下一粒小石，看看究竟能泛起何种波纹。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向生活的海洋投下心力，体验心灵的激荡。不过有一点需留意，客观地看待“诸神的争吵”应像凝视水中的涟漪一样，摒除感情色彩，去做客观的判断。

目 录

引 言

第一篇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1
	諸神的對壘：教義、利益、疆域	3
	以色列誕生惹來的麻煩	10
	伊斯蘭教復興的动力：民族主義與革命理論	16
	恐怖主義與宗教獻身精神	22
	教派林立又千瘡百孔的黎巴嫩	28
	巴勒斯坦問題：基督教的福音？ 伊斯蘭教的危機？	34
第二篇	天堂與地獄的通廊	41
	這究竟是第幾次“十字軍東征”？	43
	沙漠中的幻想家——卡扎菲	48
	誰是現代薩拉丁？	53
	物質和精神的世界籠罩昏暗，上帝和真主都需要“光”	59
	歷盡苦難的庫爾德民族	64
	安妮說：基督徒的言行由個人承當， 猶太人的言行殃及全體	68
第三篇	基督徒和猶太人共同造就的資本主義	75
	東西歐意識形態分立的基因：天主教與東正教	77
	基督新教與商業資本主義	82



用金钱与智慧调和政治宗教的族群	88
人类释放了自身中的“魔鬼”而陷入困境	94
德国统一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100
第四篇 东方：释迦牟尼的法界和孔子的村落	105
南亚问题的症结：克什米尔归属及印度的宗教冲突	107
中华文化“准宗教”的特殊效应	112
基督和孔子若交谈必先相互尊重	118
后现代化之光：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启迪	124
第五篇 新世纪来临之际的预言式思考	129
“全球化”之下的国际战略运势	131
伊拉克战争的几点启示及战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影响	137
尘封的真相——解释国际冲突的弱势话语	149
结语：种族、宗教、政治、利益——永远解不开的连环套	159
参考书目	165



Dispute of Gods

第一篇 耶和华、基督、穆罕默德的赌场

当骰子掷下去的时候，
城池在燃烧。
森林变做了沙漠。
黄色的风呼啸着，
仿佛在说：
噢！中东，你是诸神的赌场。*

* 本书篇首引诗均为作者著。



诸神的对垒：教义、利益、疆域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衰落。在它们原有文化中心辐射的边缘地区，人类孕育着新的思想和文化。在那自然之伟力造就激魂荡魄景象的土地上，一批刚毅、敏锐的思想家痛苦地思考一个靠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的命运与上苍的意志如何合一？

在波斯东部，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的影响相遇，佐罗阿斯脱教兴起。

在以色列地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对抗，犹太教形成。

在小亚细亚，爱琴海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印度文化混合，俄耳甫斯教萌生。

佐罗阿斯脱教相信“智慧之神”安乌拉·马兹达会引导人类摆脱苦难。教义《塔斯》说：

马兹达！在我脑海中，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良知之父……是评判万物行为之主。

创教的佐罗阿斯脱禁止血淋淋的杀牲献祭，提倡吟诗祈祷的崇拜仪式。他憎恨波斯众多的旧神，称他们在为谎言服务。他自视为一神指引的创教者，以良知教导人们等待“末日审判”，到那时，从马兹达那里汹涌而出的金属溶液将净化大地，邪恶势力永无来日。

犹太教摆脱本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大概在摩西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奔向浩瀚的沙漠之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一次改变，从做埃及的奴工转向自由地在旷野重温祖先的游牧生活。希伯来古老的宗教在几次亡国的经历下饱受侵蚀，而此时摩西的追随者又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些变化无疑需要有明确的观念权威和统一的领导组织。于是，摩西率众逃出埃及后，登上西奈山顶，下山向众人说曾在山顶与上帝耶和华交谈，神给了一部简明法典《十诫》，希伯来人接受了它，这意味着与上帝立约，从此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和保护神。当摩西的诸多部落出现在巴勒斯坦时，耶和华信仰很快成为组建部落联盟并逐渐形成王国的推动力量。摩西关于禁止偶像崇拜的诫条抑制了希伯来人形象艺术的发展，但史诗文学弥补了这一不足，希伯来人的历史编入了耶和华的教义。



第一篇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在迦南建立的以色列王國，因為一次戰爭敗給非利士人，竟放棄對耶和華的信仰，改奉迦南土著人的巴力神。公元前8世紀分為兩國，持續200年內戰，希伯來人筋疲力盡，北部的以色列國被強鄰亞述帝國滅掉。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王攻陷南部猶太國的耶路撒冷城，將猶太人遷往巴比倫。一批猶太知識分子（先知）以耶和華代言人的身份解釋這場浩劫：耶和華不僅支配他的選民，而且还支配全人類的命運，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的背叛導致了亞述和巴比倫軍隊前來懲罰。先知們的自責無意中傳播了上帝通過歷史顯示其存在的思想，把上帝的最高權威推展到世界的範圍。以色列的猶太人在成為“巴比倫之囚”的歲月里，開始形成世界性的一神主義。他們反省己過，更加崇拜耶和華，並相信耶和華會派“彌賽亞”（救世主）以世俗國王的身分拯救他們。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猶太人被送回故土，經過70年的流放生活，猶太人各部落統一在耶和華的旗幟下，他們用從巴比倫學會的文字帶回了構思《舊約全書》的基本素材。

在信奉佐羅阿斯脫教的波斯人向巴比倫文明挑戰，並寬容地將“巴比倫之囚”送回以色列故土，為他們重修耶和華聖殿的時候，愛琴海邊，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完善了他們的俄耳甫斯教。印度婆羅門教《梵書》教義中的死後輪迴報應和靈魂轉生觀念進入了希臘，俄耳甫斯教徒認為靈魂將根據生前的善惡而向高一級或低一級轉生；轉生多次才得解脫。持守信仰和儀規的目的在於使人多得神性而擺脫魔性。崇拜神的儀式包括祭祀禮、聖餐禮，吃活的動物可將神體吞入自身，增加神性。俄耳甫斯教將愛琴海文化中原始野蠻的酒神崇拜加以改良，使它從狂熱的肉體溺醉和縱欲提升為精神層次的滿足。後來的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主義，以及基督教，在多方面受其影響。

公元前10至6世紀的這些宗教，開始擺脫了部落宗教、圖騰宗教和职业技能神祇的原始形態。宗教所服務的对象不偏重於國家或部落整體，而指向個人。佐羅阿斯脫教、猶太教、俄耳甫斯教鮮明的一神教特色，反映了那時人們對所了解的區域、民族、思想、文化的一個嶄新的看法：世界是一個舞台，上天之神將支配地上每一人來表演。正是在這個時代，統治以後十幾個世紀諸神們的基本信條都已齊備。一神教這種強大的思想潮流，隨著各民族的騎兵、戰艦走馬燈似的蹂躪地中海沿岸，在以後的400年內遍及中東地區。

基督教終於在1世紀登場了。這時中東是羅馬人的天下，地中海是帝國的內湖。猶太人又一次盼望救世主彌賽亞降臨拯救民族，大批流亡的猶太人接受希臘文化。希



腊哲学中灵魂不灭的柏拉图主义、道德至上的斯多噶主义与犹太教的结合，使犹太人强烈地期待产生一个新宗教，一个思想上的弥赛亚。一批地位低微的加利利人承担了历史命运，公元 27 年，他们当中的首领耶稣以庄严的布道激起了巴勒斯坦公众对罗马的憎恶。犹太教的祭司们慑于他对既有宗教地位的挑战，怂恿罗马总督以渎神和煽动暴乱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 10 年内，他的门徒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初期教会，弟子保罗主张废除《旧约》，毫无差别地对待任何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民族。公元 200 年左右，基督教的标准教义诞生了，这便是《新约》，犹太人的《旧约》也作为继承物保留下来。基督教开始向罗马帝国各地区渗透，教会中的各民族哲人游说帝国君王，申诉基督教义和礼仪对帝国无害。罗马人也在几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之后，允许它与罗马统治区内的密特拉教（继承了佐罗阿斯脱教的部分教义）竞争。密特拉教的最大弱点是只接受男性信徒，它适合于罗马军团，而远离社会。基督教中最虔诚和最积极的信徒是女人，通过她们对儿童的影响，教义迅速传播开来。

3 世纪末，基督教已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公元 313 年，罗马帝国西部与东部的皇帝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4 世纪下半叶，一直向西迁徙的匈奴骑兵突然在东欧出现，先击败了东哥特人，迫使西哥特人南渡多瑙河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信奉基督教的游牧国家，共同的信仰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成了联盟。一个世纪后，法立克人，日耳曼人接受了拉丁文基督教文明（有别于罗马东部的希腊文教会），中欧的莱茵河不再是基督教的边缘，而成为日耳曼—罗马文化混合体的轴心，近代的西方文明就是由此发展的。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之后，教会随军团远征而传教，使它带有城邦宗教的色彩，这也促进了罗马对各城邦的政治统治。而与罗马对抗的波斯帝国，其国教佐罗阿斯脱教的势力在农村，教会首领多是乡村贵族，波斯人在城市中的精神统治是十分软弱的。到萨珊波斯王朝时，波斯人希望用外来文明振兴萨珊文明。公元 529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为表明专信基督教，下令关闭柏拉图建立有千年历史的“雅典学园”。萨珊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立即欢迎流亡的希腊哲学家去他的宫廷。萨珊王朝的宽容政策，激励那个时代每个主要教派都要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寻找立足之地。佛教徒在伊朗东部兴建了寺院，犹太教徒在巴比伦编纂了《犹太法典》，基督教徒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团迅速在萨珊帝国的城市建起了教堂，但波斯人始终将它视为罗马帝国利益的代理人，这迫使波斯地域内的基督教会不得不与罗马教会分离，以主张圣母玛利亚只是耶稣人性意义上的母亲，不应享受顶礼膜拜，因而



第一篇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另立聂斯托里派，即传入中国的景教。

讲拉丁语与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间的疏离，几乎与地中海西、东两部分罗马帝国间的对立是同步的。公元3世纪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行政上将帝国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基督教也随之分为东西二派。西派传播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线及以西地区，通用拉丁语，教会中心在罗马。东派原以亚历山大城、耶路撒冷为中心，传播于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一线以东地区，4世纪教会中心移至拜占庭(君士坦丁堡)。5世纪匈奴人逼迫哥特人南下，哥特人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劝说匈奴王阿提拉皈依基督教，避免了草原骑兵对拉丁文明的破坏。他以圣徒彼得继承人自居，为后世教皇制提出理论依据。100多年后，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自封为教会首领，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地位，东西教会裂痕日深。

正当原西罗马的拉丁文化艰苦抵御欧陆东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入侵，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为争夺和控制阿拉伯商道持续交战的时候，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迅速建立了穆斯林世界。公元613年，贸易城市麦加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当地人公开谴责他同部落的多神教信仰，传播一神的启示。在此3年前，40岁的穆罕默德曾独自到麦加城郊希拉山洞中潜修，长期的苦修使他产生幻觉体验，他认为听到了天使加百利的声音，他具有了向阿拉伯人传播真主安拉旨意的历史使命。在不到20年内，穆罕默德把几乎全部阿拉伯人团结在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社团之内，并使他们在穆罕默德死后20年中不仅夺取了拜占庭帝国最富庶的一些地区，而且摧毁了信仰佐罗阿斯脱教的萨珊波斯帝国。在此之前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位开启新宗教的先知(知识分子)能如此迅猛地建功立业，改变历史的进程。穆罕默德通过一种鼓舞人心的至善至美的教义、他个人人格的典范力量，以及伊斯兰教严密的教规组织，为世界上众多民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至今他的教义仍博得人类六分之一人民的忠诚。

穆罕默德初期传教时，曾自信犹太教和基督教徒会承认他是上帝最近、最后和最有权威的使者，然而，麦加一带的犹太部落和沙漠绿洲城镇的基督教会对他采取敌视态度。穆罕默德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已忘记了神的启示，他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宗教”代言人。他宣扬麦加已代替了耶路撒冷，成为新的中心圣地。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不断调解阿拉伯各部落的争端，这使他的权威逐渐增强，于是不失时机地以真主立法的方式，建立起整套的穆斯林教规和伊斯兰教生活习惯。阿拉伯民族获得了



新生，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不断扩大，络绎不绝地前来麦加，教徒们把犹太人赶走了，把土地分给信仰者。当土地不够分配的时候，穆斯林便开始从麦加绿洲向外扩张。每占一地，他们不再驱赶异教徒，而迫使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向穆斯林缴纳贡赋，换取承认他们的宗教和习俗。穆罕默德的教义并不吸引中东的游牧民族，但他对战利品的分配制度，却使许多剽悍的部落蜂拥于伊斯兰教的麾下，在“为真主而战”的口号下，并以战死者可直接进天堂为许诺，阿拉伯骑兵凶猛地 toward 异教徒征伐。

7世纪中叶，四位执掌伊斯兰政教大权的“哈里发”，前后用了29年的时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伊朗。642年，阿拉伯军队灭掉了波斯萨珊王朝，同年占领亚历山大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迫于不信伊斯兰教者须交纳高于穆斯林二倍赋税的经济压力，纷纷改变信仰。伊斯兰教的军事扩张一直持续到715年，在此之前，北非原信奉基督教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和原信奉佐罗阿斯特教的波斯人加入了伊斯兰教阿拉伯兵团，帮助穆斯林将势力扩展到西班牙，征服了整个比利牛斯半岛。715年，阿拉伯军队在东欧遭遇到突厥强大的军队，不得不停下来。17年后，法兰克人以基督的名义将阿拉伯军队从高卢赶回比利牛斯山。这时，倭马亚王朝所建的阿拉伯帝国大致形成，其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北至里海，南抵尼罗河。扩张的停止立即使多民族的穆斯林世界陷入分裂，各部落习俗与伊斯兰教原则激烈冲突，7世纪产生的《可兰经》被任意解释。拥戴穆罕默德后裔的人和接受哈里发代表真主的人，逐渐形成了“什叶派”和“逊尼派”。9世纪中叶之后，哈里发帝国崩溃，开罗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同巴格达的逊尼派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三足鼎立。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伊斯兰教文化蓬勃发展，各王朝宫廷内都有一大批哲人、诗人、科学家和建筑艺术家。穆斯林统治区商业繁荣，与印度、大唐帝国贸易热络，阿拉伯商队深入到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带。基督教世界也涉足于穆斯林的贸易圈，这主要靠犹太人做中间商，犹太教此时与宗教边界的两边都保持联系。

在分别经历了各自的辉煌时代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10世纪开始真正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宗教抗衡。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游牧民族王国逐步基督教化，日耳曼人在击败马扎尔人之后皈依基督教。拉丁基督教在中、西、北欧稳固阵脚的同时，希腊基督教（东正教）在巴尔干内陆和俄罗斯得到地盘。耶稣降临后1000年，几乎欧洲全



第一篇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部都籠罩在基督教文化氛圍內，只有波羅的海南岸小部分地区還殘存異教。公元10世紀以後的500年中，歐亞草原上的土耳其人、蒙古人、通古斯人像以往近千年中不斷為西遷尋找牧場的印歐人一樣鐵蹄踐踏歐洲腹地。進攻到里海的土耳其人很快接受了伊斯蘭教，他們選擇了與穆斯林王權對抗的遜尼派教義，以至於大批中下層穆斯林甘心情願順從土耳其人統治，認為這正標誌著真主推翻了邪惡的異端。伊斯蘭教也很快將土耳其劫掠的尚武精神引向“聖戰”的教義中，鼓勵他們軍事冒險去征服穆斯林世界的近鄰基督教和印度教。土耳其騎兵從11世紀起便成為伊斯蘭與基督教、印度教抗衡的利刃銳鋒。13世紀，蒙古軍隊像洪水一樣席卷了歐亞大陸，基督文明龜縮於西歐和巴爾干一角。迅速建立的單一軍事聯盟——蒙古諸汗國紛紛皈依伊斯蘭教，這使穆斯林的勢力達到塔里木盆地，並滲透到草原中央地帶。伊斯蘭教蘇菲主義運動勃生的傳教活力與蒙古軍隊的征服欲望合為一體，使穆斯林信仰越出傳統地域進入小亞細亞、東歐、北非、印度、東南亞、中亞，直至中國內陸省份。

在遇到伊斯蘭教以前，蒙古人已受到維吾爾和突厥人中的佛教、基督教(聶斯托里派)的影響。蒙古首領征召了一些僧侶和教士修改他們信奉的喇嘛黃教教義。蒙古人統治中東初期曾偏愛基督教，這導致13世紀蒙古諸汗國皈依伊斯蘭教後，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大規模報復行動，到14世紀，中東地區的基督教幾乎喪失了影響力。拜占庭帝國內的希臘基督教(東正教)面對蒙古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的進攻，並沒有與西部教會(拉丁基督教)真正聯合，他們認定“法蘭克人”(泛指拉丁基督徒)更可恨。東正教的這種立場導致土耳其人在巴爾干得手，蒙古人在伏爾加河流域控制了俄羅斯諸公國。

15世紀初，蒙古諸汗國開始瓦解，俄羅斯的希臘基督教教會對拜占庭教會表示蔑視。1439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拒絕接受君士坦丁堡主教與羅馬教廷的聯合條約，宣布獨立自治。彷彿是俄國人未卜先知，14年後，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的伊斯蘭軍隊占領。穆斯林征服者們將控制基督教臣民的司法及其他權力委託給東正教大主教，基督教教士們行使了穆斯林阿訇的職責，東正教威信掃地。漸漸地，以武力在俄羅斯獲得“沙皇”稱號的莫斯科公國似乎成為東正教唯一的棲息地，俄國教會承襲了東羅馬基督教的衣鉢，莫斯科被稱為“第三羅馬”。俄羅斯人在宗教上的“意外之財”使其迅速擴張，扭轉了東歐森林與草原地帶的文化態勢，並抵禦住了來自西歐的瑞典、波蘭、立陶宛貴族公國的侵犯。

在此大開大合的時代里，沒有國家支柱的猶太人和猶太教依然作為一個獨立的社



会、知识和文化实体存在。犹太人逃避穆斯林的迫害而流散到基督教世界，并在印度、中国建立了聚居区。犹太商人和学者穿过穆斯林与基督教边界，同双方紧密地交往、接触。这竟使犹太人处于一种特殊的掮客地位：一旦欧洲愿意接受穆斯林文明的某些部分，他们就传递伊斯兰教文化；反之亦然。

16 世纪，人类征服自然与自身的技艺与思想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度，诸神看到了近代历史的曙光，他们有的振奋、有的迷茫、有的消沉。新一轮对垒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面展开，直至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会感到，那些渗透于所有国际关系之中的激烈冲突。



以色列誕生惹來的麻煩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特拉維夫美術博物館展覽大厅中回蕩着以色列臨時政府總理本·古里安的聲音。他在用近2000年瀕臨失傳的古希伯來語宣讀以色列《獨立宣言》：

……我們向所有的鄰國及其人民伸出和平與睦鄰之手，我們敦請他們與已經恢復國家主權的猶太人合作。以色列國準備為整個中東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場參加建國典禮的200多位代表誰也沒有想到，12小時之後，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軍隊攻入巴勒斯坦，戰爭從此連綿40余年，這可算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地球上歷時最久、影響最為深遠的區域性衝突。在以色列建國至今的歲月里，難以數清在中東地區究竟發生過多少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故事、邊境衝突、暗殺、綁架、劫機及暴力恐怖事件。若從人類民族學的角度講，這場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中東衝突用《舊約》上的說法是一場兄弟之爭，因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屬於古老的閃米特人(Semites)。《舊約》上說，在史前水災中乘方舟得以幸免的挪亞，其子閃的後代亞伯拉罕的兩個兒子一個叫以撒，一個叫以實瑪利，以撒的後裔是猶太人，以實瑪利的後裔是阿拉伯人。

猶太人自古就是個遷徙的民族，原居住在兩河流域，後沿幼發拉底河北上到迦南地（今巴勒斯坦地區），又南下入尼羅河三角洲。公元前14世紀返回巴勒斯坦，公元前6世紀又成為“巴比倫之囚”，公元2世紀在羅馬人的殺戮下流散世界各地，成為無國家的民族，從此巴勒斯坦的歷史不再是猶太人的歷史。猶太人一開始散布於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地區，後逐漸向地中海沿岸流動，隨著各地商路的通暢，向西歐各國遷徙。到7世紀初，西歐各國幾乎都有了猶太人。沒有了祖國的猶太人在西歐的遭遇相當悲慘。中世紀的西歐繼承了羅馬帝國對猶太人迫害的傳統，基督教勢力再利用宗教的衝突使猶太人在歐洲基督教世界中打上了耻辱的烙印，令所有的基督徒對猶太人產生一種本能的厭惡。據基督教《聖經》中四大福音書記載，耶穌違抗猶太教的傳統，修改摩西戒律，招致一些猶太人的嫉恨。耶路撒冷的猶太教祭司們將耶穌逮捕，交給占領者羅馬總督彼拉多，耶穌被羅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福音書》說，猶太人自己承認他們和子孫對耶穌之死負責。基督徒認定猶太人犯下背叛上帝的彌天大



罪，耶稣死后，犹太人都被视为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犹大的后裔，去承受其祖先的罪责。

对基督徒来说，犹太人既然被认为是“魔鬼”，那么对其生活起居、职业、信仰加以限制和歧视就成为当然之举。欧洲各国不准犹太人拥有土地，禁止他们从事生产活动，让他们去干经商和放债这些基督徒视为“必不可免的罪恶勾当”。行业的限制反而锻炼了犹太人的精明和商业金融本领，他们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文化科技成就，而这些反而又成为他们更为不幸的根源。欧洲对犹太人更大的摧残是迫使其改变宗教信仰，到19世纪前的900余年间，欧洲的统治者们在铲除异教徒的名义之下，对犹太人在肉体、精神、经济上百般蹂躏、剥夺。到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才争取到了政治上和法律上与住在国公民平等的权利，从长期封闭的犹太人社区中走出来参与社会活动。

然而，在19世纪末期，欧洲又兴起新的以种族、宗教冲突为基础的反犹主义，俄国、法国先后爆发反犹浪潮。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得出了结论：犹太人借助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来获取自身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应是重建、恢复犹太人的国家。

1881年，一名居住在俄国敖德萨的犹太医生利奥·平斯克写了一本题为《自我解放》的小册子，书中首次明确主张犹太人只有建国方能解放自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最早的起源。13年后，目睹法国审判法军上尉，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案件的维也纳报纸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法庭上一片“杀死犹太人”的叫声中暗自誓言，矢志去实践利奥·平斯克医生的理论。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次年策动于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东西欧、英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的197名代表通过了复国运动纲领，一致选择巴勒斯坦作为未来犹太国的所在地。

其后，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错的近十年之中，约有五万犹太人在“犹太国民基金会”的支持下迁入巴勒斯坦。他们大多要朝拜耶路撒冷圣迹，而后或穿过泥泞的沼泽，或穿过干旱的沙漠，散布到“未知的土地”上。烈日迎接着他们，乱石垒垒的荒土连接着地平线处的秃山，褐黄色的大地与蔚蓝色的天穹，仿佛随时会有天神临降，打破寂静如灭的氛围。这些曾经养尊处优的商人后裔在荒漠中垦殖、劳作，除了恪守犹太教集体主义原则之外，他们秉持一个信念：一切的痛苦、辛劳都不过是为让自己祖国的后代们过得好一些。他们在外貌、穿着、饮食、生活习惯上完全不同，在文化程度、经济收